

淮南子

十八之廿一
終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人間訓

人間之事得失之
端存亡之幾也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
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
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
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
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音
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



讀本記

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
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
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
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
山而蹟於垤蹟蹟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
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倦劇也雖
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
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
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

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
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
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
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
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
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
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
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
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旣勝

晉於河雍之間

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

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

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

石而名醜

後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寢丘名醜確音學荆人鬼也好鬼

越人機

機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

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

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

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

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繇

繇音卷屈也威服四方而無

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

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

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

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

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

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

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

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

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

家必有殃

掘藏謂發冢得伏藏

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

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

張武智伯臣也爲趙襄子所殺

申叔

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

申叔時楚大夫

孔子讀易

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

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

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

圍三卒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

伯迫也

門者止之曰天

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

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

腋

祛袂也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

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

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

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

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

而休

晉人射恭王中目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

進之

豎小使陽穀名也

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

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

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
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人君自謂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

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
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
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
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
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
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
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

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
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
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
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
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
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
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
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
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

獵而得麇

孟孫魯大夫

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

號秦西巴弟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

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

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傳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

君今以爲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況

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

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

商君有罪走魏

魏人

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

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

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

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

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

疎耳而聽也

與天下同心而圖之

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

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

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

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

反爲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

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
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
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
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
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
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
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山川
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
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
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

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
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愼契教以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
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
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
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
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政始
皇生於
趙故名
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
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

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
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

白犢純色可以爲犧

牲

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
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
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
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
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
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
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

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

此獨以父子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

視

視復明也

天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

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

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

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

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爲福乎居

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

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

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魍宋大將爲

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

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魍曰不然夫

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

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均然

善也

均高壯貌音口

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

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

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

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

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

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

曰海大魚則反走請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

不敢以死爲熙

熙戲也

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

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

蕩而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

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

虧於耳忤於心而得自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

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

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

三國韓魏趙也

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

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

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

括子出無害子入

三子皆齊臣

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

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

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

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

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

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

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

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

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

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

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

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

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

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

皆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

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曰絳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則相

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

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所罪而可賞也或有所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

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稍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

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

解扁魏臣治東封者

上計

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歛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

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

鼓北翟

餽聞倫曰鼓之墮

夫聞倫知之

聞倫晉人

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

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

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

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

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

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

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殖高蹇他

蹇他

弦高黨

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

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
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

三率白乙

孟明西乙

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

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

先軫晉大夫

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
而得賞則鄰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
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
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
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發

發音哲短

也

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

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

討有罪遣卒戍陳

戍守也欲有陳也

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

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

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

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

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

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

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

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
張武爲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

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
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
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
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
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
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仍也非
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

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
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
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
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
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
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
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
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
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

敗晉陽之下身死高粱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楚臣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

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遺說於王言太

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屬音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

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

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

使離朱捷剡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怛而後

離朱明目捷剡疾利忽怛善忘之人皆黃帝臣也

聖人敬小慎微動

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

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燿

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懸穴一

璞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

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

多矣浼汚也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

宰子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

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於

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

與郈氏鬪雞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

爲之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

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譖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

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伯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

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

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

三

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邠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邠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邠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蟲蚩

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

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

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骭脇使

之祖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

皆霸王之佐也

三人謂狐偃趙衰胥姬

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

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

爲墟禍生於祖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

負羈之言則無忘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

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

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絀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

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箠也且塘有萬穴

堤塘

也言堤之有萬穴也

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

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

齧缺也

聖

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

子國

子朱子國皆楚大夫

令尹子國啜羹而熟投卮漿而沃之

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

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

難明年伏郎尹而咎之三百

郎尹主郎官之尹

夫仕者先避

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

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

則奮翼揮獫

獫音慧六翮之未也

淩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

霄

赤霄飛雲也

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

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

出於岷山也可揜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

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

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畱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

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

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

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

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

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

翡翠赤雀翠青雀圓者為珠顯者為璣乃使尉屠睢尉屠車發卒五十萬

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嶷

之塞九嶷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

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

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

湘水離來之渠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時春西嘔音

歐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

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

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

修農畝婦人不得刈麻考縷考成羸弱服格於道大

失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歛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

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

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

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桀修城以備亡不知桀修城

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

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

扶旁也

大人

過之則探鰈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

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

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

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

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爲田宅

文公作色

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

名姓

曰吾欲

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

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喜而悅頃復問曰何

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

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

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

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

兒說宋大夫

非能閉結而盡解之

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

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

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

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

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

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佳說之

馬者

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

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

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鑒而正

柎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

延路

陽局鄙歌曲也

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

暢申也

連

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

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

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

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

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

王孫厲楚臣也

曰

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

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

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

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

舉兵而伐除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

杜蒞

菽音椒蒞音采皆香草

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

滫音

脩臭汁也

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

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猶乘驥
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
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
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
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
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
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
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
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

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

則以刈葵

宮人宦侍也

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

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

不受祿而誅

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

段干

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

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

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

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

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

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
張毅好恭

張毅好禮之人

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

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
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
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
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
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
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
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

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
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
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
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

田子方喟魏人

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
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
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
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
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

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
 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
 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
 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於樾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
 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
 獄不幸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
 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
 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

之野雩婁今廬江

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

而勞佚齊

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

楚國知其可以為

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
 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
 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
 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
 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
 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
 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

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無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

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

以卜朝吳之吉凶

今朝於吳

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

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之聞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鯀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環唇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物皆可術而治也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之何

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以一反兩也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

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

無以立務於天下勢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

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

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為亂石

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

之信關鍵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

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

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

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

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

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

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

之廬追者至蹠足而怒蹠足蹠足也蹠音短曰子發視決吾罪

而被吾刑怨之懣於骨髓懣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

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

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

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

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

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枉居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卷十八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修務訓

修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以濟萬民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為如此乃爲得道故以下曉之

吾以為

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蛇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燒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

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

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

趾四者遠裔不親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放謏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

危謹堯堯臣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

苗苗一曰三苗國名流其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牆

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

苗道死蒼梧禹沐浴霪雨櫛扶風禹勞天下不避風雨扶風疾風決

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水門魚遊其中得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

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

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修治防隄也四載山行用栞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

行用菹隨循也栞石刊識之音刊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歛

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布德施

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

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

南巢今廬江居巢譙責也讓夏桀之過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

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惰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

言其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

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

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

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昞之河

為治水解

禱以身為質陽昞河在秦地

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

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且古之立帝王

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

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

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

齊等也

為一

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

之

輔正翼佐也

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破德承澤

故立諸侯以教誨之

絕遠殊異能猶及也

是以地無不任時無

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

隱病失職之事

所以衣寒食饑養

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

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管仲束

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

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汲汲於行道也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

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

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

必踰渡之

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黹黑禹胼胝

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

至於庶人四朕不動朕音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

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水勢雖東流猶必籍人通之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

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

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

得任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

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爇井以淮灌山此

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

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

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聖人之從

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

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

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

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郢都曰臣聞大王

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

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

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

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吾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

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

雖以已易寡人不爲

使干木之已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

吾曰悠悠

慙于影

影形影也

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

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

庾秦大夫也或作唐

其君禮之天下莫

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

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

跌音牒疾行也蹠趨走也

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

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

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甓或以盆盂其

方員銳楯音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

燕魏之詞也異轉而皆樂轉音九夷八狄之哭也殊

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夫詞者樂之徵也哭

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故在所以感夫

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

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人性各有

所修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

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

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

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

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學包制禁也斷昨足以嗜肌碎骨蹶蹠足

以破盧陷匈斷音効昨音翟齒及至圉人擾之良御

教之圉養馬官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壘

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

為也馬聾聵也無知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

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

盈滿積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

也沉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

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

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佳好也

性猶姿也啗腴哆鳴遽蔭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

嫫母此佳也蔭蔭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啗音權腴音葵哆音夸此音靡佳音也夫上

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

教誨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

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眾也儒有邪辟者而先

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

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

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鋁而行駕馬雖

策鋁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鋁而御則愚矣夫怯夫

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

擣則摺脇傷幹摺折也為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

倖矣所謂言者齊於眾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

則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

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眾薺麥夏死人

曰夏生生者眾江河之圜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

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

移者以大氏為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駭

駭不

通達音至

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

訛輕利善趨者以謂之訛音抄

以

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

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

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

參三也漏穴也

興利除害疏河決江

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皐陶馬喙

是謂至信

喙若馬口

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

禹母脩已

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

契生於卵

契母有娥氏之女吞燕卵而生契漏背而出

史皇

產而能書

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

羿左臂修而善射若此九

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

奉助

也四俊之才難

才干人為俊

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

而欲屨水也

屨履也

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

斷刺則不能入

純鈞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

及加之

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舟

龍舟大舟

陸剗犀甲

剗音團

明

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

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

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修

短缺修長也

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

然夫宋畫吳治刻刑鑊法亂修曲出朱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鑊刑法

亂理之文修飾之其為微不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

幼女衛之稚質推質纂組奇彩抑黑質揚赤文

相印核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禹湯之智不能逮夫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

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

肆蛟行螭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攫搏也見利而就

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

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

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無有

受謀慮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

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螳知

為埳穽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蔬有芴苢穽音歡

芴音仇槎櫓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

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

陋之國辟遠陋長於窮櫺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

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獨守

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

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歷

容成黃帝臣作歷知日月星辰之行度

胡曹爲衣

胡曹黃帝臣

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爲車

奚仲

夏車

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

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

所欲達

達通也

遂爲天下備

備猶用也

今使六子者易事而

明弗能見者何

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

萬物至衆而知不足

以奄之

奄蓋之也

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修其業當

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

續而知能流通

施設續傳也

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

夫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

復徽攫援標拂手若蓑蒙不失一弦

參彈撫弦復微上下手也攫援

掇也標拂敷也蓑蒙言其疾也

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

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

攫掇黃帝時捷疾者也

何則服習積貫

之所致故弓待檄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

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礪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

爲輪其曲中規櫟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

揉以成器用

唐碧石似玉

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

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

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
 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
 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
 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
 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籌策
 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
 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
 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
 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沃

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
 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
 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
 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
 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眾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

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已身淬霜露軟躑跖跋涉山川

冒蒙荆棘淬浴軟猶箸也躑履跌趣也不從蹊遂曰跋涉故觸犯荆棘南姓榮疇字魯人淬音

翠軟音朔百舍重趼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躄音南見

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曉明冷猶了也鈍聞猶鈍悟也

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

達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稱譽世傳相

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

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

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

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

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

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羸裹也跣足不及着履也上峭山赴深

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籠蹙沙石蹠達膝會繭重胝

七日七夜至於秦庭蹠履僵蹠足達穿也鶴時而不食時音致書

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黯黯鶴峙峙立不動黯音梅涕液交集

以見秦王曰吳為封豨修蛇蠶食上國雩始於楚封修

皆大也豨蛇喻貪也上國中國寡君失社稷越在草

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跪處安也使下臣

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

虎踰塞而東塞函谷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

國濁水蓋江水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

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

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肝

怖音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將進如

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負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

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

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

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

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

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

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

奇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名虛實之名審於形者不可遜

以狀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

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入說人用之亂世闇主高

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

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

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

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

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

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

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

道之能明也

閭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爲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

道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

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

唐姑梁秦大夫言謝

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

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

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

易革也

夫以徵

爲羽非絃之罪

罪在聽也

以甘爲苦非味之過

過在嘗也

楚人

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

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

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

李奇古之名倡

諸人皆爭學之後知

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

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

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

今古

符驗也古今一也故曰同

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

之耳

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

此和氏之

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鉞

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

絕無側羸無文齧齒卷鉞純繁無刃

託之爲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

琴或撥刺枉撓濶解漏越而

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發刺不正也枉撓曲弱也濶解壞漏也越音聲

散也託之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

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

斷龍舟陸剗兕甲莫之服帶

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

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修營唐

牙莫之鼓也

伐山桐以為琴溪澗之梓以為腹鳴聲有廉隅修營音清涼聲和謂

通人

則不然服劍者期於恬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

墨陽莫邪

美劍名

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驛駟綠耳鼓琴者

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

濫脇音不和誦號鐘高聲

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

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辯清濁之於耳聽眾人則不然

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

無所歸心

自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

故夫孿子之相似者

孿音杏

唯

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

微者唯聖人能論之

微妙論敘也

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

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眾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

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

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

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為知者施也

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

意攄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昔晉平公令

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曰寡

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

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

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三

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

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

謾而悠忽誕謾倨傲也悠忽謂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

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蜩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

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

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純笄婦人首飾珥填也阿細穀錫

細布純素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

籠蒙猶眇也冶由笑日流眇治猶笑巧笑流眇盼也口曾撓

奇牙出齾齾搖會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胃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齾齾

頰邊文婦人之媚也齾齾二音見前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行

者無不憚怵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怵貪欲也癢必煩悶也憚音探怵音豫

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

修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

鼓舞或作鄭舞鄭袖楚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

懷王幸姬善誦攻舞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擬象身若秋葯被風葯自芷香草也

被風言髮若結旌屈而復騁馳若驚言其疾也木熙者舉

其弱也梧櫝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括桐櫝梓蟻自縱好茂

葉舞者若蟻不復賤地龍夭矯燕枝拘言續蘊若蟠

其著樹如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龍從鳥

燕附枝也集搏援攫肆蕤蒙踴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

言其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

疾也動中心酸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彼舞者更復

醉其足也倡衣修擢舞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生而柔而木熙

為後曲也者非眇勁眇絕也言非自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是故

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礪監莫見其損

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藜藿之生蟬蟬然日加數寸

不可以為櫨棟榱桷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

以為棺舟知覺夫事有易成者各小難成者功大君

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故詩云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

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燧

未轉

縣燧邊侯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

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

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

鳥巢居知風也

其且雨也陰噓未

集而魚已噏矣

魚潛居知雨也噓音噏

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

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

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喑噏者也

喑音佞陰音吟

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

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

澍音澍

仕

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

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

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

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

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

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

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

精稜

氣之侵入者也稜音浸

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

勦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

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
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
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毫芒鋒
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
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
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
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
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
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

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
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
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
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禋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
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
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
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

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源
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
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
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
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
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
於陵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
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
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

淡訟繆胸中

訟容繆靜也

邪氣無所畱滯四枝節族毛蒸

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

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哉

拊音夫

聖主在上位廓

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

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

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

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

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甕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

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
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密子治亶父
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
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
皆讓長而班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
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
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
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
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

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
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
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大化而欲作則小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

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
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
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
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
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
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窰木而爲舟鑠鐵而爲

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

兵也

搜簡車馬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

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爰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

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
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
之令

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

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

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
肥墪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
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
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
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
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
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
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風興
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
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
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
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
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
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

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
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
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
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
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
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
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犄之具

生肉爲鮮
乾肉爲犄

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
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乎姦宄

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

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

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

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

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

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

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

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

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

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
 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
 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
 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
 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
 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
 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
 禮之失忒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忒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
 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

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
 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
 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
 驂欲馳服欲步驂駢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
 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
 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
 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之取其
 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傳母不至
 不下堂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
 而燒死

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
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

而出故吸而入新疎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
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
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
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
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
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
可而可乎可則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

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
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
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
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
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
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
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
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
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

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
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
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
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
而不察

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
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

故大較易爲智曲辯

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
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
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
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

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
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
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
應也蓼菜戍行鼯鼯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
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戍
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
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
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簠

器方中者爲
簋圓中者爲

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然而不言神

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
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
舜爲天子彈五弦之琴謠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
肴臠音孫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
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畱戍五
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
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
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
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

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吠

伐國逆天

之行則時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我馬驚

戎馬兵馬雞夜鳴而起氣

之感

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

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
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
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
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
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
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

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
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
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
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
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
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
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
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
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

流

衰下也

雖有腐蹉

音自

流漸弗能汙也

腐蹉骨也

其性

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

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

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

藥貴其摩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

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摩音

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

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

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

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

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深塹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

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閔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

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刺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

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

尊榮之也

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

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

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

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
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
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
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
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
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
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
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
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

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
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
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
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
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
故家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
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
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
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

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

仁也文公樹米

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

曾子架羊

架連架所以備知也

猶

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

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

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

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

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

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竝流不

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

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

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

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

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

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

張儀蘇秦

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

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衆

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

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

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言發揮善而爲之計義

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
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踣馳百事
竝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
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
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不爲
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
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
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
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

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
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
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
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
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
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
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
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

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
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
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
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
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
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土
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
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
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

湯武不爲放周處豐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
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
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桀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櫜笏而
朝天下百姓謂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
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
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
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
爲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
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

百姓罷敝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

弃疾靈王之弟

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

莽草也

枕塊而死

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

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

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

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臺七十里文王處

鄠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

楚丘以歸

凡伯周大夫

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

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

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

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

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

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雪則快然而歎之况開

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

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况

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

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

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

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智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

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以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

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

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

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

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患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

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謂未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

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木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

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

子囊楚大夫北遂走

庸常也

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

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

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

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

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

秦滅趙王遷之漢中

房陵

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曲

嘔曲

聞者莫不殞涕荆軻

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謂於易水之上高漸

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

二十一絃易水燕之南水也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

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

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漏穿一唱

而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

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呬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

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

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

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

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

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

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

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嶄音

讒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

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師延為平公鼓

朝諤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

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

實質也

巧詐藏于胸

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

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

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

而有憂色

謂伐狄勝二邑

畏福之為福也故齊桓公亡汶陽

之田而霸

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公不背信諸侯朝之

智伯兼三晉之地

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

者也

九拂九曲

蜎蠶一歲再收

蜎音原再也

非不利也然而王

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

離與稻相

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亭子

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

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綬纁而親迎非

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

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

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

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

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

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狸執

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

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

行棊謂大博也

或予跣而取勝

予跣予對家奇一棊也

儉矜不可以為

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
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
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
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
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
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
之材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卑給
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
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
之巧力能引強走先
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
后勝

之計不用淳
于越之言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
不立雖察慧捷巧飭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要畧

鴻烈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也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

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記
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

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

盧牟猶規模也

混沌萬物象太一

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
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
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
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
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灑濇肌膚

灑音箋

被服法則而

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

足以自樂也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圻有無之精

羸繞匝也圻音呼靡煩也

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

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

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

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

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

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

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

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

路使人通廻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

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

刑十二節一月爲一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

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

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

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

類覽取橋掇浸想宵類橋掇拾取也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

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

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

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

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

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審

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

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

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

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

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

佳有

感動樽流遁之觀

樽止也流遁披散也

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

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

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

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

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功使百官條通而

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

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

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

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

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

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

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

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

縵縵之間

縵音萊綃縵也

攬揅兜齔之郤也

攬音先揅音恰兜音哇齔音隅

郤隙同攬薛撈塞兜齔錯梧也

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

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

態有符矚睨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

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

之耿諍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

持後不敢為主而為客也

所以知戰陣分爭

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垂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宛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局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搏圓也困毫也埒兆朕也

人間者

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

壇場也

分別百事之微數陳存亡之機使

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改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

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
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
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
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
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
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
含和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
方緩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
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

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
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
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
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
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
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
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
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
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

則不知王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汎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人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

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沌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攬逐萬物之祖也

攬音窘

夫五音之數不過宮

商角徵羽然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

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音齒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

十門外天地押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洮挾至也洮音姚光也潤

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歛無度殺戮無止

康梁沉湎宮中成市

康梁耽樂沉湎淫酒也

作爲炮烙之刑剗

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

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

故太公之謀生焉

陰符兵謀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

王之業凡太公之謀悉索薄賦

薄少賦兵也

躬擐甲冑

擐貫

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

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

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

兩楹之間

殯大歛也兩楹堂柱之間

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

成王在祿禪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

祿父紂之兄子

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

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

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

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

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

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

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

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殳垂以為民先剔河而

道九岐

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音雷

鑿江而通九路辟五

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

擯排去也音喟

挖拭也

三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

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

綫線也

齊國之地東負海而

北漳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

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

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

亡歸好色無辨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

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鍾贛

族聚也响鳴也鍾十斛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

費三萬斛

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

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

故晏子

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

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

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

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

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墪民險

墪音敲

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

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

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

之俗貪狠強力

狼荒也

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

化以善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

以為固圉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

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

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

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儲與猶攝業也立眇之中精

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棄其畛挈楚人謂澤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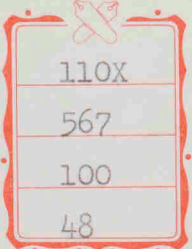
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

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

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窳緩也

卷二十一終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110X
567
100
48